

# 黑面紗下的神祕國度－伊朗

莊超群副總經理

智訊電子公司軟體部門

ccheng@astel.com.tw

伊朗，對生長在台灣的人而言，原本是一個相當陌生而遙遠的國度。近十年來，世界的兩大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兩次伊拉克戰爭剛好在伊朗的東鄰和西鄰，才大大增高伊朗在媒體的曝光率。然而，在西方僵化偏頗的立場下，伊朗也因此而被形容成恐怖主義的支持者、邪惡的軸心。伊斯蘭國家在美國 911 之後即被冠上了落後、野蠻、宗教狂熱、暴力....等等的代名詞，然而事實的真相真的是如此嗎？我想誤解多半來自於無知和刻意的扭曲，爲了發掘真相，最近幾年，我曾花了些時間研讀中東歷史以及伊斯蘭文化，今年春節假期更親自走訪了伊朗，希望透過這次旅行的經歷，能夠讓大家認識這個謎樣的國度--伊朗，同時讓我們建立起更客觀、更豁達的視野來面對伊斯蘭世界及其文化。

2/17/2007 星期六 台北→德黑蘭

除夕的那一天下午，參加高寶旅行社的伊朗團，從台北出發前往伊朗。我們先搭華航到曼谷，再轉伊朗的 Mahan Air 到德黑蘭。在曼谷機場轉機時，看到一個有趣的標誌 — “祈禱室”。春江水暖鴨先知，看來比鄰回教世界的東協門戶，比東亞國家更知道這方面服務的必要。登上了 Mahan Air 到德黑蘭的飛機，終於感受到濃濃的波斯味。乍看下，伊朗人的容貌比我印象中多了一份草原的粗獷，此刻腦海浮現出過去所認識的伊朗人：酷像神學士的大鬍子 Abby、模特兒臉孔的 Mina、憨厚的 Sohal、精明的 Majid、大胖子 Shamin、滑頭的 Ismail、陽光男孩 Saba、永遠的教父 Mostafa...等，也許過去所認識的人，不論是求學時的同學或是工作時的同事，比較屬於伊朗中上階層的人所以感覺上“資產”味較濃，飛機上所見則較多元。

伊朗是具有四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古稱波斯。偶像團體 S.H.E. 唱的「波斯市場」指的就是這個國家--伊朗。伊朗地理位置上，北接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土庫曼和裏海，西與土耳其及伊拉克接壤，南濱波斯灣和阿曼灣，東與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交界。北隔裏海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相望，南瀕波斯灣和阿曼灣，素有“歐亞陸橋”和“東西方空中走廊”之稱。一般人常誤以爲伊朗人和伊拉克人或阿拉伯人是源於同種族，其實，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源自閃族。聖經上的亞伯拉罕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伊朗人和印度人則都是雅利安人的後代，反而和歐洲人或布希總統血緣較接近。不過，我想經過亞歷山大、羅馬、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征戰之後，波斯地區融涉了多元的種族色彩，應不再是純粹的雅利安人了。

飛抵德黑蘭-柯梅尼機場時已近午夜，下機前，所有的女性紛紛包起了頭巾，這種罕見的特殊現象，給我一個鮮明的 Culture Shock。出關時，除了被詢問旅館名稱外，即輕鬆過關。走到機場大廳，看到除了巨幅的柯梅尼和哈米尼肖像外，沒有其他的裝潢，也沒有看到甚麼商店。心裡暗自思量：“好一個沒有物欲的國度！”伊朗導遊建議明天到柯曼再換錢幣，所以領完行李後，我們就直奔位於市區的 Hotel-Kowsar。機場位於德黑蘭的南部沙漠區，夜晚，看不到沙漠，沁涼的空氣中，亦感受不到沙漠的熱情。只見一排又一排的燈柱，在空曠的大地形成一片燈海。前往 Hotel 的途中，經過了柯梅尼的陵寢，燈光和夜色的襯托下，壯觀中帶著些許神秘。進入市區後，見到街道兩旁顯得老舊的建築和波斯文廣告板，沒看到甚麼行人。沉寂的有些可怕。不知是不是已經過了午夜的關係？不久，來到 Hotel，牆壁的伊斯蘭藝術圖案以及古色古香的古董(大茶壺)吸引團員們爭相拍照。由於時間已晚，趕緊就寢，明天再好好探究這個謎樣的國度吧！

2/18/2007 星期日 德黑蘭→Kerman

今天要搭機前往位於伊朗東南的 Kerman。經過市區時看到相當多車輛，行人以及等候公車的乘客、熙攘喧鬧的市容充滿著活力，有別於昨夜蕭條、孤寂的印象。伊朗惡名昭彰的交通果真令人大開眼界，連眼神含蓄的婦女開起車來都相當凶悍，十字路口像極了弱肉強食的殺戮戰場。伊朗婦女的服飾幾乎是清一色的黑色罩頭長衫，這群黑色罩頭長衫婦女走在街頭，形成了伊朗特殊的街頭景觀。有些人站立時還會刻意將長衫下盤撐開，下半身更顯得壯闊，遠遠看去像座黑色山丘。伊朗的公車男女不能同坐，初次看到前男後女的公車分座現象還是蠻新奇、震撼的。

車子行經德黑蘭大學、社會安全局、末代國王紀念碑後，來到了德黑蘭的國內機場。我們今天搭乘的是伊朗航空的飛機，飛機起飛後，可以清楚看到靄靄白雪覆蓋著艾布士山脈，北望著艾布士山脈，突然覺察到德黑蘭離裏海竟只有這一山之隔。飛機轉向南飛之後，地表漸漸轉成乾燥的沙漠地形；土黃的砂礫，略帶赭紅的山脈，沿途地表的基調大致是如此。約 1.5 小時的飛程之後，飛機降落 Kerman。此時可以鳥瞰整個泥土色調的城市，感覺上這是一個乾得很徹底的城市，或者說，是一個令人感覺口渴的城市。機場 11 度 C 的標示，感覺上，卻有 20 度 C 的襖熱。

一般來到 Kerman 是爲了要參觀巴姆(Bam)古城，但是很可惜，巴姆古城幾年前被地震整個摧毀，所以改參觀鄰近的雷恩古城。據領隊說，Kerman、巴姆、雷恩都是古絲路的城市，也都留有馬可波羅的足跡。巴姆、雷恩這幾個古城的建築全部是泥造（沒有木材或石材），整體一致的泥土色調，很壯觀也很不可思議。如今巴姆被地震摧毀，真是人類文明遺產的浩劫！

Kerman 由於近阿富汗、巴基斯坦邊界，附近難民營很多，也因地緣關係人種較黑較小。依伊朗導遊建議，團員們在此換伊朗的 Rial，我換了約 60 美元，

在沒有太多消費機會的伊朗，這算是多了。中午羊肉、羊肉丸子風味餐很有地方特色，Yogurt 和沙拉則和一般回教國家類似。午餐後前往雷恩古城，沿著道路兩旁的山勢崢嶸挺拔，山峰仍留有殘雪，無垠的沙漠，在高原上不斷的伸展。心中想，當年的商旅駝隊不知是如何飛縱千里山、越過萬里黃沙？兩旁的山勢令我想起了“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的詩句。這裡的山雖然不似江南送來盎然婉約的青綠，卻也是氣勢磅礴、不怒自威。

公路是一條 one lane 的道路，時常需要超過行駛過慢的大卡車和貨櫃車。由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難民甚多，途中還遇到一個檢查哨所嚴防偷渡客進入。約兩個小時後來到了雷恩古城，這是由泥土和稻草建立起來的城市，雖然也曾因地震而重建，但城市大致上仍保留薩珊王朝（羅馬後期）的建築特色。由於沒有受到七世紀以後伊斯蘭建築風格的影響，從古城和其週邊的建築物仍可窺知古波斯的遺風。一畦畦圓頂的泥土建築間雜著窄巷和低矮的門戶，確實很有建築風格。城內雖然已無人居住，但從城外民房商家的擺設仍可讓我們可以拼湊出當時的庶民生活以及巴札的盛況。

傍晚，踏著夕陽餘暉回到了 Kerman。市區的路口常常可以看到年輕人的肖像，經伊朗導遊解釋之後才知道這是紀念兩伊戰爭時殉國的烈士，每一個城鎮都有類似這樣子的肖像陳列在路邊。西方媒體對於兩伊戰爭時伊朗士兵以血肉之軀鑽入敵人坦克下，引爆炸彈同歸於盡的視死如歸精神解釋為伊斯蘭的宗教狂熱和非理性的暴力傾向，其實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什葉派成立之初受到嚴重政治迫害、教徒遭受不義的屠殺，殘餘的什葉派教徒輾轉由阿拉伯地區逃到伊拉克、伊朗一帶，為了緬懷這一段為了爭取公義而殉道的血淚史，反抗不義威權寧死不屈成為什葉派的特質。每年紀念創教教祖阿里(什葉的譯義，就是阿里的黨人)和他兒子侯賽因殉難時，為了體驗先人受迫害的痛苦有自我鞭答的儀式。不知情者，以宗教狂熱視之，同樣的，戰死沙場為國捐軀也就是這種不屈服敵人淫威的殉教精神。被解釋成愚昧、暴力不過是西方種族和宗教上的偏見罷了。



德黑蘭 艾布士山



Kerman 巴姆古城 - 已毀於地震



Kerman - 雷恩古城



伊朗高原的山景

2/19/2007 星期一 Kerman→色拉子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年降雨量甚低的沙漠城市，清晨竟下起了霏霏小雨，黃沙滾滾的市容也變得清新可掬。早晨，參觀過一個 Kerman 當地的星期五清真寺(建於十四世紀)後，匆匆地和這個城市告別，前往伊朗西南方的色拉子。

今天的車程頗長約 9 小時，習慣拉車的我覺得是一個難得親近伊朗這塊大地的機會，然而對部分團員而言，這是一個相當冗長難耐的歷程。車行不久，陰霾的天氣漸漸地轉晴了。蒼穹下的高山、大漠恢復了昨日的生機，我們在沙漠中的一個小客棧用午餐。由於地處偏遠，除了我們以外只有貨車的司機和工人。午後再行，車子開始爬升，在山中盤旋一陣後行經一個賣乾果的攤子，有賣白葡萄乾、杏及無花果等，但好像沒有看到椰棗。這些地方土產讓人想起在安息及薩珊時期東西絲路全線打通，漢、唐的絲綢、瓷器等工藝源源傳入伊朗等西亞諸國，伊朗的物產如蠶豆、椰棗、葡萄、無花果、石榴等也源源傳入中國的盛況。

經長途跋涉後，夜晚終於來到了色拉子。色拉子是伊朗的藝術之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巴薩格達、神殿波斯波利斯都在色拉子附近。色拉子市內有很多建築物都用七彩瓷磚裝飾，素材多為玫瑰和雀鳥，故又有「玫瑰與夜鶯之城」的美譽。Check In Parseh Hotel 之後，領隊帶我們逛色拉子夜市。我們先經過了一個城堡，古色古香的建築讓我誤以為這裡就是當年蒙古西征，色拉子投降獻城的地方。其實城堡建於十七世紀，只有三百多年歷史，城堡角落圓柱形的碉堡很像西班牙 Toledo 城堡建築風格，不知道中東一帶是否常見這類型的建築？我們在城牆前拍了些照片後就往夜市的的方向走去了。夜市離 Hotel 不遠，但是要穿過幾個路口。之前在德黑蘭和 Kerman 已見識過伊朗的交通，但親臨現場嘗試今天還是頭一遭。穿越馬路實在很危險，駕駛們在路口絲毫沒有減速的意圖，大隊人馬要一起穿越馬路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色拉子夜市(不是巴札)有點像士林夜市，賣些五花八門的百貨；一家香料店有 Cheese Yogurt 做成的乾貨是比較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另外看見有個小販在賣蒸的蠶豆還蠻新奇的。回程時，行經三家電影院前，近年來，伊朗的電影在國際上大放異采，不知是因好奇心使然還是慕其聲名，在電影院前我駐足瞻仰了一陣子才離去。伊朗電影我只看過“白色氣球”，導演清新的“象徵”手法、演員童摯的眼神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天堂的孩子”、“我姑姑生病的時候”應該也是因為類似的特質而馳名國際的。伊朗的特殊文化環境應該是激發其電影藝術的主要動力。以往，比較傾向相信創作的主觀性，也就是說，藝術的創作主要取決於藝術家本身蘊涵的創造力。近年來漸漸覺得，文化客觀環境是滋養創造力的必要條件。我想如果托爾斯泰離開俄羅斯的草原，一定寫不出“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這樣的鉅著。

2/20/2007 星期二 色拉子→波斯波利斯→色拉子

歷史上，波斯帝國曾經叱吒風雲。西元前 500 年左右，波斯征服了兩河流域文明與古埃及文明成爲當年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熟悉聖經歷史的人都知道居魯士大帝(Cyrus)是巴比倫之囚的解放者。當時猶太人被迫離開耶路撒冷遷徙至巴比倫，一直到居魯士大帝打敗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才讓猶太人重回耶路撒冷。也因此猶太人至今依然很感謝居魯士大帝。目前擺在德黑蘭考古博物館的“漢摩拉比法典”也是那一場戰爭的戰利品。

波斯曾三次攻打希臘(490BC ~486BC)，包括著名的馬拉松戰役(馬拉松長跑的典故就是緣於此戰役)、溫泉關戰役(電影斯巴達三百壯士就是描述這次波希戰爭)以及薩拉米灣海戰。之後，馬其頓的亞歷山大(331BC)擊敗波斯帝國的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亞歷山大帝國。人類文明在這一時期正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恆河流域的佛教興起、希臘哲學蓄勢待發的璀璨時期。暫且不論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成敗，從文化層面來說，這個時期的征戰是第一次大規模的東西文化的交流，比十字軍東征和蒙古西征早了約 1500 年。那時的波斯以及阿拉伯半島，也就是今日的伊斯蘭世界是人類文明最發達、進步的區域，而當時的歐洲只還是個蠻荒未開化的地方。

波斯波利斯是今天行程的重點，許多人到伊朗旅行爲了就是要看這個當時被亞歷山大焚毀的波斯神殿。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意爲波斯的都市，位於色拉子北方約一個小時車程，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與中國春秋戰國同時代）。波斯波利斯和色拉子都位於 Fars 省，是古老波斯帝國的核心區域( province of Pars)，這也是爲什麼伊朗古稱波斯的緣由。著名的波斯皇家驛道(Royal Road)就是以 Fars 省的 Susa 爲起點(和色拉子隔著札格羅斯山脈)，一直通到土耳其的 Sardis。車子出了色拉子市區不久視野就遼闊起來了，公路兩旁的山勢雄偉有些像電影十戒中的西奈山，頗具帝王之象。

不知是歷史的史詩增添了她的悲情還是蒼茫的高原突顯了她的孤寂，波斯波利斯給人的感覺是悲壯淒美的。同樣是千年的歷史遺跡，土耳其愛琴海邊的 Ephes 給人的感覺是歷史的榮耀(Glory)和羅馬的壯麗(Magnificence)，而波斯波利斯則比較像是泰姬馬哈陵，幽幽地迴盪著一股哀怨的沉殤。我們帶著虔誠的朝聖心情拾級而上波斯波利斯高聳的平台。首先，導遊和領隊逐一介紹波斯波利斯的壁雕和宮殿以及博物館的導覽，然後團員們一同攀登至薛西斯的陵寢，從高處鳥瞰整個 400m x 500m 波斯波利斯的神殿。走下山丘後我選擇被焚毀的大殿一隅，靜靜地沉思於漫漫的歷史長河，想從斷垣殘柱的灰燼中捕捉那一段滄桑的長嘆。

今天午餐在戶外樹蔭下進行。頂著青天、伴隨著和煦陽光，在一片綠的環伺中，我們享用了非常浪漫的一個午餐。餐後在毛氈帳中抽水煙的體驗更讓大家直呼過癮。團員們像小孩子般地玩成一片，童心最美，我想放諸四海皆準。

午餐後，來到波斯帝王的陵寢山谷(離波斯波利斯約五分鐘車程)。波斯帝王陵墓就鑿在山壁的岩洞中，岩洞下方則刻劃著許多歷史性的壁畫。這個建築造型很像土耳其西南(Lycia)的 Rock Tomb，不同的是伊朗帝王的陵寢在高原的沙漠邊，土耳其西南的 Rock Tomb 則在地中海邊。陵寢區的波斯帝王還蠻多的，很難記下導遊所講的每一個名字。陵寢區還有一個拜火教的神壇。下午回到色拉子，在城市入口處有一個可蘭經門，據說，出遠門時通過此門將會得到庇佑。在可蘭經門略為停留照相後就趕往 Hafez 和 Saddi 兩位波斯詩人的墓園參觀。伊斯蘭世界的詩對我們而言是相當陌生的，就如同外國人要體會李白、杜甫的詩一樣的困難。據悉，波斯人必備的兩本書一本是可蘭經，一本是 Hafez 的詩集。Hafez 的詩貴在簡潔、能朗朗上口而真情流露。伊朗導遊感性地念了 Hafez 墓碑上的一段令人動容的情詩：

“如果妳來到我的墓前，請不要悲傷，請帶著愉快的心來看我。因為妳的快樂心情，可以使我得到平靜的解脫。”

接下來，Saddi 的墓園也是很有特色。有一個茶館提供給年輕男女論詩談情的地方，這種柏拉圖式的知性討論和情感交流也只有在保守的伊朗社會還會存在。這是我頭一次感受到伊斯蘭的庶民文化中瀰漫著一股很典雅浪漫的文藝氣息。茶館的擺設讓我想起台大旁邊的紫藤蘆，不同的是紫藤蘆是日本和室榻榻米具有隱密性，茶館則是開放性的擺設。我想，古時候茶館可能不在室內而是在瓜藤，樹蔭下擺設一張張寬床，眾人則盤坐在上面論詩談情。

不知道為什麼伊朗這幾個著名的詩人皆是蘇菲教派？也許由於詩的奔放和蘇菲冥想、禪定都同樣可以將人帶到遺世忘憂的境界，這和宗教的解脫有些類似。面對教條式的宗教，這類情感的抒發更易於得到眾人的共鳴，所以蘇菲教派很快地流行在低層的社會階層，和蘇菲教派以感性為共同訴求的詩人自然而然地就合流為一了。

註：蘇菲教派為回教的一支，主張不需了解深奧教義、透過感性的冥想、禪定即可和真主契合。



波斯波利斯



波斯波利斯



波斯帝王谷 – 陵墓群

2/21/2007 星期三 色拉子→葉慈

今天一早先前往波斯帝國古城、居魯士(Cyrus)大帝時代的首都-巴薩格達(Pasargade)。巴薩是波斯古名，格達是城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巴薩格達(Pasargade)都是波斯城市的意思，不同的是，波斯波利斯是宮殿、神殿，巴薩格達則是行政中心和人民聚居的城市。巴薩格達是一個四面有山丘的盆地，目前除了居魯士的陵墓和宮殿殘柱斷壁，大部分的建築還都埋在地底深處。亞歷山大(330BC)和七世紀的阿拉伯人都曾造訪巴薩格達，也都一度想毀壞居魯士的陵墓，巧合的是，兩次居魯士的陵墓都戲劇性的逃過一劫。

離開巴薩格達後先來到了阿巴庫古城參觀一個傳統冰庫。這是一個外觀為土黃色的圓弧狀尖塔造型，原先以為這是製冰的工廠，後來才知道這是沙漠地區的人儲存冬季的冰雪，經特殊絕緣技術直到夏季仍然可以享用冰的一個建築。古人的智慧實在令人讚嘆！接著我們參觀阿巴庫古城一棵 5000 年的老樹，看到結實纍纍、茂密的樹身以及盤根錯結的樹根，令人想起了龍貓那棵蘊藏著孩提無限想像空間的大樹。在大樹旁有許多伊朗兒童和青少年很期望又有些害羞的想和我們這群觀光客合照，和他們互動的過程感覺伊朗人民仍保持著滿原始的純樸，這幾天下來也發覺伊朗的治安相當好，整體的氣氛有點像小時候 1970 年代的台灣，

一點也不像充滿暴力、窮兵黷武的國度。有時想想中東的一些軍事、宗教衝突，難道真的是伊斯蘭世界的責任嗎？如果不是西方偏執的立場將弱勢一方的吶喊、反抗解讀成激進、暴力，反而將強勢一方的欺凌解釋為和平的捍衛者，今天的中東和伊斯蘭世界不會有如此多的流血衝突，不禁要問，為何巴勒斯坦人必須顛沛流離於自己的家園？為何巴勒斯坦的母親，沒有擁有兒子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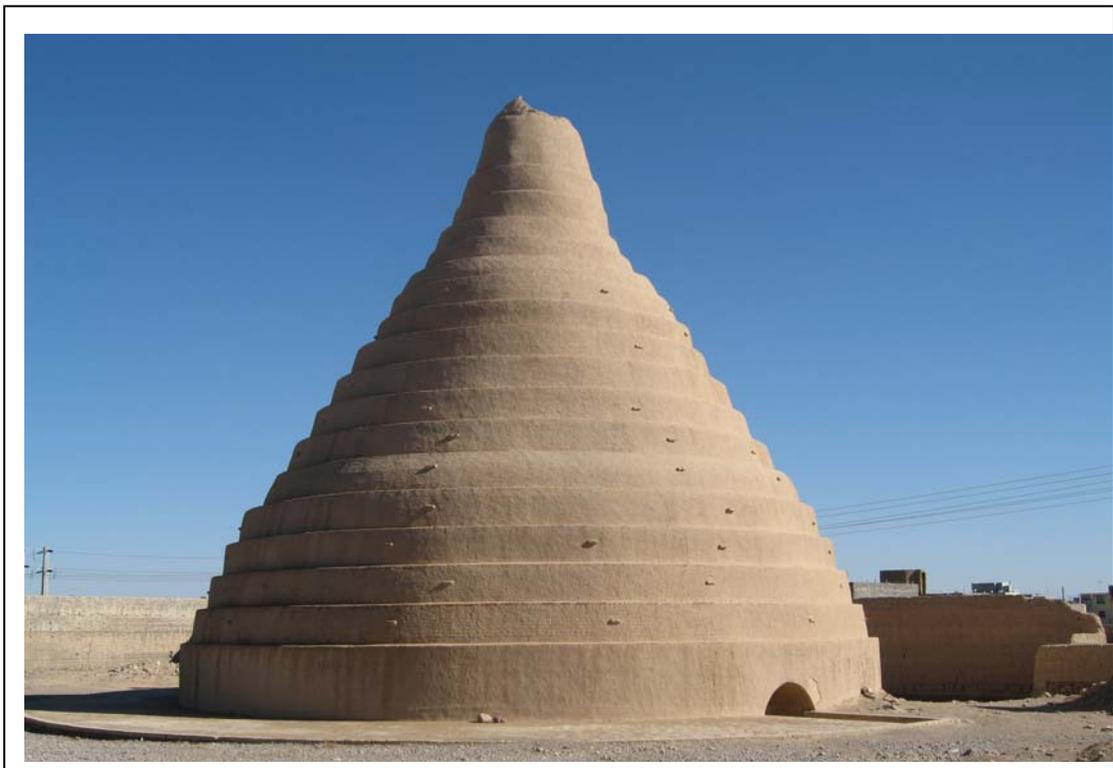
午後續行，行行重行行，一山復一山，在薄暮夕照下終於來到了葉慈--一個古老的沙漠城市，風塔和寂靜之塔故鄉，這裡也是祆教創教的地方，如今鎮內還有十萬信徒。由於地處偏僻、民風淳樸保守，當地居民連說話都有特殊的葉慈腔。領隊說，葉慈是世界上人類持續居住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我們首先走訪祆教的寂靜之塔，那裡，曾是拜火教舉行屍體餵食禿鷹的天葬之禮的場所，天葬在伊朗已全面禁止，目前只有印度和西藏還保留這種習俗。寂靜之塔下面的建築是舉行儀式的地方，天葬，則選在山丘上透天的圓塔。走上寂靜之塔時天色已暗，從山頂上可以看到萬家燈火的夜景，塔內則是一股陰森幽冥的氣氛。除了一個高起的平台作為停屍處外，靜塔的圓心處挖了一個洞存放天葬之後的骨頭。祆教天葬有不執著肉體以及回歸自然的環保意義，立意雖佳，但終不敵現代化的潮流。

一般人往往只知道伊朗是回教什葉教派的國家而忽略了在伊斯蘭教進入波斯之前，波斯也是許多宗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的發源地；這些宗教如今已式微或消失，但仔細探討其教義可以發現其中蘊涵著深邃、崇高的理念而不是印象中的低俗異教或邪教。以景教來說，景教和基督教義一樣，所不同的是，景教始創人為聶斯脫里(Nestories, 380~451)他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神性，因此反對將她作為神旨膜拜。這種觀念在十八世紀歐洲的啓蒙運動之後是被學界接受的，但在早期的保守教會則被打入邪教異說，所以不得不遠離基督教的化區來到波斯發展。景教於唐代傳入中國，唐太宗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

祆教於西元前六世紀間波斯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所創。後來成為了波斯的國教，盛行於西域。他的思想是，宇宙只有唯一主宰，其意義為智慧主，而善惡是對立且相輔的，最後仍然要統一在至高的智慧之下。因為火(代表生生不息的光明，智慧)為祆教一項主要的崇拜對象，故又名為拜火教。佛教中阿彌陀佛(無量光，無量壽)的信仰據史學研究認為有可能受到祆教光明神信仰的影響。

摩尼教則是西元三世紀由摩尼(MANI)所創，摩尼生於安息王族家庭，他把瑣羅亞斯德教的教義加上基督教、佛教之教義自創摩尼教。摩尼教的產生，比較像是宗教融涉之後取各家之長並依當時時空背景蛻變而成的宗教。以宗教一神論的觀點來看，也許覺得摩尼教有些不倫不類，然而以文化遞嬗與傳承的角度來看，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同時也反應出當時的統治者對宗教開明、包容的作風。摩尼教，唐朝武后時傳入中國，又稱作明教，是因為信徒稱呼他們的神為「明尊」。在金庸的小說裏把朱元璋說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打下的，故其國號不得不稱一個「明」字，不過，朱元璋在立國之後即大力打壓摩尼教信徒，使之在中

國日漸式微。但這個史實因金庸小說中提到波斯明教和其蓋世武功“乾坤大挪移”才讓我們重新認識到這個宗教。



阿巴庫古城 & 冰庫  
色拉子和葉慈之間



葉慈-祆教天葬的靜塔

2/22/2007 星期四 葉慈→伊斯法罕

從星期一抵達色拉子開始，我們的行程(含旅館)一直和昂齊旅行社的團在一起。之前，就有注意到該團的女性團員在進餐時，並未入境隨俗的紮起頭巾，幾天來並沒有引起公開的責難、抱怨。今天早晨在這個極度保守的城市，終於引起旅館工作人員的不滿，看到這個情形心裡很難過，尊重當地文化原本是旅行者應有的涵養和禮貌，旅行的目的原本是讓我們更謙卑、更包容的去面對異國文化，如果只是圖一時的方便，或是抱持著沙文主義來到異地，那是很遺憾的情形。

一早，我們先前往參觀拜火教神殿，裡頭供奉的火苗終年不滅。公元 10 世紀當某些拜火教信徒受回教徒迫害，便遷徙到印度，成為印度波斯系的祆教徒 (Parsis，原意指從波斯來的人)。祆教也曾傳入中國，三武一宗法難後已消失於中國。其實祆教目前在伊朗也式微了，反倒是在印度較興盛，今天參觀的拜火教神殿還是印度的拜火教徒募資興建的。

葉慈的另一建築特色就是風塔，城內可以看到許多大大小小的風塔。據說，這種古時沙漠地帶的散熱系統足可媲美現今的冷氣，越有錢的人家風塔蓋得越高。從冰庫到風塔的設計，古人的智慧確實讓我們瞠乎其後，令人好奇的是：冰庫、風塔的建築似乎只有葉慈才看到，不知是何原因？

接著來到佳美清真寺，這裡有伊朗最壯麗的呼拜塔，也是葉慈最著名的地標。

參觀完清真寺絢爛的磁磚藝術之後，我找了一個空檔漫步在清真寺旁蜿蜒曲折的巷弄。那裡有股盎然的古味，走在黝暗的巴札小巷，忽見從圓頂的隙縫中射進了一道光束，剎那間，斑駁的牆垣、傾圮的磚瓦都突然耀動了起來。這巷弄，不過是市民平日穿梭作息之處，然而平淡之中你可以細心的發覺，它是那麼地深邃而醇厚，所謂人生，不也是如此嗎？

由於葉慈位居古絲路的交通孔道，附近留有許多古商隊驛站的遺跡。下午我們參觀了位於內茵城的驛站的遺跡。驛站保持的蠻完整的，但目前已荒廢不用，所以有一部份拿來充作羊圈。登上驛站屋頂，可以看清楚整個驛站的結構。凝思遠眺白頭的高山和滾滾黃沙，我們不難拼湊出當年駝鈴不絕於耳的絲路盛世。

離開驛站之後，我們直奔擁有半個世界的伊斯法罕。伊斯法罕是十七世紀的沙法維王朝首都，當鄂圖曼帝國稱雄於小亞細亞和歐洲巴爾幹半島之際，沙法維王朝是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回教帝國。在黃昏之際我們來到了伊斯法罕，感覺上伊斯法罕公園綠地很多，又有一條薩楊德河(Zayande)穿過其中，給這個城市帶來無限的風情和生機。

晚餐過後，我們就在薩楊德河邊的三十三拱橋(Pol-e Si o Se)散步。三十三拱橋是一個很美的地方，難怪伊斯法罕敢誇稱是半個世界。夜晚的三十三拱橋，比白天還要迷人，特殊的拱形橋孔設計在柔和的燈光和粼粼水色的烘托之下，洋溢著浪漫典雅氣氛。此刻遠離喧囂，踽踽獨行於橋上最是快意。橋墩下有一個茶館，(也提供水煙)，原本那裡只容許男性進入，也許我們是觀光客的關係特別允許全部團員進入茶館。茶館三面環水，擺設古色古香。一個來自伊朗西北、大布里士的伊朗人很熱情的請我喝茶，我也很隨性地和角落這三兩個伊朗人聊了起來。雖然這幾個伊朗人的英文有些詞不達意，但還是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善良、熱情。這個晚上，團員們都玩得很開心。



葉慈 呼拜塔



內茵驛站



伊斯法罕 三十三拱橋

2/23/2007 星期五 伊斯法罕→伊斯法罕

今天是伊朗人的例假日(星期五是回教世界以及猶太人的安息日)，所以一早參觀橫跨薩楊德河(Zāyandé)的著名卡鳩拱橋(Khājū)時，還是看到許多伊朗民眾。卡鳩拱橋沒有三十三拱橋那麼浪漫，但是河濱景觀一點也不輸三十三拱橋。卡鳩拱橋有兼具攔水壩的功能，在橋中有一平台可以表演給觀禮台的皇室成員和達官貴人欣賞。來到此橋的伊朗民眾或者靜靜的看著河水、水鳥，或者三五成群的聊天，較特殊的是，橋頭有個吟唱的長者周邊圍著一群人和他一起唱和著。整條薩楊德河兩岸是伊斯法罕最具生命力的地方，說它是半個世界的靈魂亦不為過。

離開卡鳩拱橋後，參觀了還蠻特殊的一個鴿塔，也許知名度不足沒有太多觀光客前往參觀。接著我們參觀一間亞美尼亞教堂和博物館，談及亞美尼亞人在伊斯法罕舊發區的發展，就要追溯一段亞美尼亞的血淚史：亞美尼亞人信仰基督教，由於比鄰信仰回教的鄂圖曼帝國曾遭受壓迫與屠殺，沙法維王朝的阿巴斯大帝寬容接納亞美尼亞人，將他們由西北方的大布里士遷徙至伊斯法罕舊發區，這也就是今日亞美尼亞社區蓬勃於伊斯法罕舊發區的緣由。今天有許多伊朗學生到教堂參觀，由於很少看到整群罩著黑衫的伊朗婦女在一塊，團員們拿起相機拼命猛拍，有趣的是，伊朗人也很少看到來自台灣的觀光客，所以也同樣好奇的照起相來。

我們先參觀亞美尼亞博物館。裡面的收藏雖然不多但都是亞美尼亞相關的文

物資料(包括大屠殺的史料照片)。因為不是太多地方有這類博物館，所以非常珍貴。接著我們參觀教堂，亞美尼亞教堂內部的壁畫彩度非常鮮艷，印象中還沒有看過如此鮮艷的畫。領隊說，義大利 Siena 也有這種鮮艷畫風的畫。

走出教堂，在其周邊繞行了一下，看不出鄰近社區有獨特的亞美尼亞風格。不知亞美尼亞特色是否早已同化於伊朗文化之中？散步時，巧遇貌似歐洲人的兩名白人，心中猜想可能是亞美尼亞人。交談之後，她們果然是亞美尼亞裔的伊朗人，住在德黑蘭，這兩天到伊斯法罕玩。礙於時間有限，無法和她們進一步交談。阿巴斯大帝以寬大、尊重的態度對待基督教信仰的亞美尼亞人，這個態度也令我想到十字軍時代的撒拉丁大帝以及蒙兀兒王朝的阿克巴大帝同樣都是以包容、平等的心來面對不同的宗教和族群；相較之下，標榜人權、民主自由的西方政治家，今天又是用什麼樣的眼光來面對伊斯蘭世界？

下午全部的時間都用來參觀參觀由伊朗國王「阿巴斯一世」所建的國王廣場（現稱伊瑪姆廣場）。廣場的四方則被國王清真寺（現稱伊瑪姆清真寺）、阿里卡普宮殿、皇后清真寺(又稱為羅德菲拉清真寺)及卡沙利市集所圍繞。由於是星期五假日，巴札僅開一小部份。我們先參觀座落於阿里普卡宮殿對面的羅德菲拉清真寺（建於 17 世紀），它與一般的清真寺造型不同，沒有尖塔是其特徵；清真寺圓頂是黃綠色的幾何圖形；位於廣場的南端的伊瑪姆清真寺則是寶藍色圓頂。相較之下，伊瑪姆清真寺更顯得建築宏偉、金碧輝煌。它裏外均由精美的瓷磚鑲嵌而成，清真寺的大門是鍍銀的，門上寫有許多詩文，由當時著名書法家用漂亮的波斯文納斯塔利格體書寫，牆壁上還有反映當時文化藝術最高水準的壁畫和裝潢。若站在正對著拱頂的回音石上拍手，即可聽到多次洪亮的回音。離拱頂中心越遠，回音越弱。趁著人群離去之後，我悄悄地回到拱頂下的回音點試試 Irish Tenor 的歌。原本只是好奇地想玩玩看，沒想到拱頂的回音可以將共鳴點撐得那麼高、那麼飽滿，讓原本不太會頭腔共鳴的我，在拱頂下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接著，我們參觀著名的阿裏卡布宮殿。它建於 17 世紀初期是一幢有著獨特結構的七層建築物(高 48 米)，波斯的統治者們就在寬敞的陽臺上閱兵或欣賞馬球比賽。最後還剩下兩個半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和部份團員先一起逛卡沙利市集，然後悠閒地在伊瑪廣場漫步、慢慢地體會這半個世界的榮耀。



羅德菲拉清真寺



伊瑪姆清真寺



住在伊朗的亞美尼亞人

2/24/2007 星期六 伊斯  
法罕→德黑蘭

今天要離開半個世界，前往德黑蘭。途中，在一個不知名的聖人墓停留，陵墓建築沒甚麼特別，倒是以黑、綠、紅色調及波斯文為主的布幔裝飾，很有特色。近午時分來到喀桑(Kashan)村莊，這個村莊也是因沙漠綠洲而成的商旅要衢。喀桑皇家公園是這裡最重要的景點，公園中心的水池和延伸出來的水道是典型伊斯蘭的庭園設計，有些像在西班牙格拉那達公園的味道。公園雖然不是很壯觀，但是在乾澀的沙漠中能看到流水和一片綠意，已經夠賞心悅目的了。喀桑皇家公園外很意外的看到一棵盛開的梅樹。在皇家公園附近有一間商人豪宅，領隊戲稱它是伊朗的喬家大院，豪宅的歷史沒有很久，壁畫亦帶些許的歐風，但手工技巧還是很細緻。在宅內最裡面剛巧看到兩位藝術工作者在修補壁畫，以前曾在電視看到過這類的修補壁畫工作，親眼目睹這還是第一次。

午餐時伊朗導遊買了香蕉請大家，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相當愉快，不知是否和昨天成交的兩筆地毯採購有關？午餐後，前往什葉派的聖城科姆(Qom)，這裡也是柯梅尼受神學教育的地方，第一次知道科姆是多年前讀波奈爾“在信徒的國度”這本書的時候，那時，萬萬也不會想到今天會來造訪這個城市。這裡的什葉派清真寺非回教信徒不能進入參觀，我們只能在外頭拍照留念。如此短暫的停留

對這個最保守的城市，說不上有什麼具體的認識，在停車拍照的附近有兩家烘焙波斯餅的商店，師傅們非常熱情的讓我們參觀了他們熟練的烘焙技巧，也大方的讓我們照相，或許這反倒是科姆之行的最大收穫。

回到德黑蘭，第一個要拜訪的地方是蒙古塔。回教於西元七世紀興起於阿拉伯半島之後，西元 786~809 混亂的薩珊帝國終於被新興的阿拉伯帝國擊潰，波斯成爲阿拉伯帝國的一部分。爾後，波斯又歷經突厥族的塞爾柱人、花刺子模(烏茲別克)的統治，直到十三世紀才爲蒙古征服。由於進城時被警察刁難，找尋蒙古塔時天色已黑。在蒙古塔附近繞行許久最後終於找到了，雖然有些費時但能見證十三世紀蒙古人入侵德黑蘭的歷史，也是值得的。在蒙古塔旁邊有一家專門清洗及修補地毯的公司，由於時間已晚只有簡單地介紹場地和設備，並沒有看到實際的操作。



陵墓外的布幔

攝於伊斯法罕往德黑蘭途中

2/25/2007 星期日 德黑蘭→台北

一早驅車向北來到皚皚白頭的艾布士山麓下，參觀巴勒維的皇宮。1921 巴勒維推翻了歐洲列強割據下的卡札爾王朝，建立了巴列維王朝，其對外政策上實行親美政策對內則繼續實行專制統治。由於貪污腐敗以及外國軍隊的佔領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1950 年代的改革使伊朗迅速工業化及現代化，但國防與經建上的過度擴充加快了通貨膨脹速度，導致財政、經濟潰爛，加上改革觸犯了強大的伊斯蘭教組織利益和教規，終於引發了 1979 年 2 月伊朗回教革命。在柯梅尼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領導下推翻了巴勒維王朝，並按照柯梅尼所提「伊斯蘭政府及教法學家統治」理論，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使伊朗成爲一個政教合一、神權統治立憲政體。1989 年柯梅尼死後，其繼承人哈米尼 (Ali Khamenei) 順利接任「伊斯蘭革命領袖」至今。

德黑蘭北部是高級住宅區，有點像台北市的天母和陽明山的調調。巴勒維皇宮外表看去就像一座公園；青蔥林木高聳於步道兩旁，綠茵處處可見。在悠揚的吉他音樂聲中，我們緩緩走向皇宮。皇宮除了擁有典雅的宮殿與園林之外，殿內由拼花鏡面形成的牆飾更顯示出波斯皇室的奢華品味，皇宮內陳列的藝術品雖然不多，但都很精緻。

參觀皇宮時遇到一群小學生，女孩子的頭巾不是嚴肅的黑色而是活潑的粉色和白色，女孩子們出乎意外的活潑大方，反倒是身旁的老師略帶幾分靦腆。女孩子童稚的眼神讓我又想起賈法潘納希“白色氣球”中，小女生可愛的模樣。團員和這群學生合照了許多照片，雙方都覺得很興奮。從伊斯法罕的高中生到德黑蘭的小學生，感覺到伊朗年輕的一代並沒有受到回教教義的束縛，可能出了社會、在工作上和兩性的互動上才漸漸的拾起了文化的包袱。

參觀完皇宮之後接著回到市區參觀考古博物館。行經前美國大使館時，領隊特別提醒我們：這一棟建築，就是歷史上伊朗人質危機的發生地點。1979 年柯梅尼率領的伊朗革命也和這個地點息息相關，這一段歷史對 1970 之後出生的年輕人，恐怕不會有什麼深刻的印象。考古博物館內收集從埃蘭時代一直到沙法維王朝的歷史文物，其中又以漢摩拉比法典爲最珍貴。以一個國家級的博物館來說，德黑蘭考古博物館的規模並不算大，但每一個國家的博物館都有其特殊性，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出土的每一件物品就是一個地域的生活、一段時代的故事。

下午，繞行市區之餘我們參觀了人潮洶湧的德黑蘭巴札百貨公司以及土產店。由於旅行已近尾聲，從巴札回車時我的心早已回到了台北。凌晨，在冷冽的空氣中我們揮別了伊朗，一個謎樣而充滿驚奇的國度！



伊朗小朋友  
攝於巴勒維皇宮